

萬有文庫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史想思洲歐紀世九十

(九)

著茲爾木
譯建光伍

行發館書印務商

史想洲歐紀世九十

(九)

著茲爾木
譯建光伍

著名界世譯漢

編主五雪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史想思洲歐紀世九十
冊六十

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

原著者

譯述者

發行人

印刷所

發行所

(本書校對者

董雲秋

沈抱秋

黃經巨

黃競生

館

五

下

‡ D 616

第一章 批判精神之生長及其播傳

一

一、科學與吾人所居之地

其最能令研究科學及哲學思想進步之持平學者之詫爲奇異者，當無過於第十九世紀時期間之兩大思想對調其所居之地位者矣。其初則不甚顯著，及第十九世紀之進行愈遠，則愈見其然。吾人且可以謂其態度亦相反。作者若謂科學逐漸得有其有定之特性，及其膽壯之態度，哲學則逐漸變爲無定而怯懦，則可以彙括發表其地位不同之點。

在第十九世紀之初年，德英兩國之科學，及科學思想，在其文學中及教課中，不過居於次等地位。只有法國在此時期，科學則據其最高位，令人敬重。〔原註〕第一册第一〇五等頁。其在德國，則以哲學為領袖，即英國亦然，唯缺其有系統之研究耳。例如經濟政治之哲學問題，及充塞通俗評論報之批評文章，成爲第十九世紀之著作大部分。〔原註〕以英國而論，在第十九世紀初期之先，並無重要報之可以令學問界注意者。英國之雜論家，以愛德孫 (Addison) 及斯提爾 (Steele) 為首，其著作有特別之趣味，得有經籍之地位，其中亦有名聞歐洲者，而以轉移德國爲尤著。一七三一年所發起之「男子雜誌」，銷路頗廣，其中頗多各種沉鬱著作。一七四年所發起之「每月評論報」及一七五六年之「批判評論報」，則並無若何潛力。至第十九世紀初期所有之評論報夫，當世則稱爲衰老。於是從意料所不及之處，忽有新生機灌輸於旬報。起立 (Jenrey) 主任二十七年之「愛丁堡評論報」，發起於一八〇二年，創時即有激動反對黨，設立一文字機關以反對之，則以保體宗教，守舊黨爲宗旨。於是激動反對黨，設立一文字機關以反對之，則以保體宗教，守舊黨爲宗旨。及主戰政策爲宗旨。一原以受攻擊而謀保護，此則時局之幸也。因爲不能將各種見解，使有討論之餘地，且能阻遏政黨，使不能發無限制之過激論議也。從多數方面觀之，如是之事功，原是英國文學之榮耀，因其能接喚起，而間接培植多數之高等文才也。一見科本 Cockburn 所撰之「澤夫立傳」，第一册有一流弊，因爲法律家特性，對於科學精神，則毫無領略。此皆是以法律精神為主導，彼此是互

三、改變之原

該報等之主筆，對於科學之新鮮要緊問題，是尤其不輕視也。德英兩國之介紹科學著作於普通著作中，則以一八四十年間為始，在英國則首先以經濟問題，介紹於普通著作，在德國則仿自法國，以法國之模型，頗能轉移其科學家，如洪保德及利比喜也。且亦由於有自然哲學家領袖，如奧經等是也。因是之故，德英兩國之評論著作，在第十九世紀時期間，則逐漸變為發明科學機關，而不盡在乎評論，其目的在乎傳播知識，以科學之所得告人，而不為未成熟之批判。凡此皆因科學精神壓倒批判精神之故。

作者今擬討論何以有此改變之原因，作者前已說過，其中往往有重視算學及自然科學，而輕視歷史及哲學之事，適與從前背道而馳。本思想史之第一部，已曾答復此問題之一半。作者曾在第一部試為發明有科學精神（即是確切或算學精神）之生長播傳，同時則有科學思想之成效，及其自信之處。然而只恃採用確切方法，則不能使科學處於自滿自傲之地位，此則無甚可疑者。其所以能據有此高位者，則實由於聰明絕倫之人，有其新揭露，以施用於商業實業。惟是吾人持論，務必持平，不能謂大揭露家之著作及議論，有何自滿自傲之腔調也。如是之腔調，只見於不志於推廣科學知識，而以通俗及播傳為己任者。

三、
主
之亂雜無學

在此思想史之第二部，作者將要答復此問題所餘之半，即是答復普通羣衆之視哲學討論爲何而有改變也。近代之哲學，並無或一種或兩種之可以節制一切之系統，而有多數之亂雜無主（完全無政府式）之哲學，即或有主，亦不過是一種之令人疑惑之折衷主義而已：此又何故耶？今日之哲學家，何以不學德國之費希特、黑智爾、叔本華、諸子，法國之孔德，英國之斯賓塞，毅然踏步向前，示人以大工告竣，而自己確稱其爲如此之系統，而反令學者滿意於哲學介紹之作，如初級討論及哲學歷史之研究耶？凡此諸作，往往吞吞吐吐，示意謂某種問題，有某種之解決之可能，又只答應學者以解決，而不說明其如何解決：此又何故耶？^{〔原註〕}今日哲學著之「今日通行之哲學論」中，頗有充分之發表（一九〇八年版），在其所爲重要者，則是第一章，此章則專討論新惟心派之舉動。此外又有與涅堡（Henneberg）所監刊之大著作，名「今日之學殖」，其中有一册，亦有相似之表示。此册之名，是「有系統的哲學」，然而名不副實，此册只有論說系統，

其之中作者往往有持不同之見解者，則有各持其反對見解者，殊無調停告一貫，及傳播之較短評論一見一八七七年「心報」第三百六十六頁，在九〇八年第十部一切之觀念也。其在英國，則惟有法蘭西牛充權之哲學著作，絕無能節制之，皆能使讀者發生疑惑，則惟有斯賓塞之系統哲學，則不覺相繼發生也。然而在英國，則亦有無歸結之歟。新近有斯威特（Sweet）所著，刊布其所撰之一觀念界一（一九〇六年），意在評論牛津派思想者曰：「予對於格林及繼承其學派者所留於少年心中之印象，則發一譏諷，其言曰：『予對不及干有少數之並世之人，皆覺得此譽派所發明者，並無充分力量，予以演講，則得如是之印象。其聽專心致志，往往持以告吾人者，不過謂知識並不在此物，又非彼物，既以知識喚醒吾人，又不能示人以究竟，何為知識。吾人聽之，似乎時刻都要走到窺見絕大謬誤之所在，而牧者則永則不肯較易後，則比於尼太西較為有定義。其所主張之宗教的原理，雖能滿足於宗教說宗敎意識，至於若何程度。至於開心見誠之善者，對於牛津唯心派，既乏吸收對之能動力，而其解說之能力又屬有限，則不能不令熱心之弟子曰：『疑牛津派是原理之宗能解說即是當格林死時，其與此同趨勢所居之地位降低，一中等材人表示其思辨，逐漸質限一於，

四、批判精神

評述家，恐難免有亞歷山大時期之發現也」，云
「見第三頁」。此則與馮特教授之格言相同。

作者今卽答復此問。此極大之改變，則由於批判精神之發生及其播傳；作者此批判二字，是用其最廣意義。因為要使讀者能明白此思想史第一部之重要趨向，作者可以預先聲明，此一部分之重要目的，即在乎發明批判精神及批判方法之作用，即如第一部分之目的是發明科學的或確切的精神之作用。既然，則作者於此亦用第一部所用之方法，即是首先追蹤批判精神之普通生長及其播傳，隨後則分章討論哲學思想之各潮流，所用批判精神所得之各種不同效果。

五、批判兩字
之廣義
義

此批判名詞有廣義之用，有狹義之用。在英國之著作中，因詩人頗普（Pope）所撰之批判論，而得其定義。此論之作，其用意與第十七世紀法國著作家之用意相似，其尤著者，即是霸羅（Boileau），頗伊祿則是步古希臘賀拉西（Horace）及其他著作家之後塵。據事實而言，如是之狹義之批判，以其在近代之著作中而論，是創造於法國學者；此狹義之批判，不過指一種評論文體之哲學，發明一代之文

學、藝術、美術之意識。霍姆 (H. Home) 卽用此狹義，坎姆斯 (Lord Kames) 以

一七六一年，刊布其批判學原理，亦是用其狹義，最近則有森次巴立教授 (Prof.

Saintsbury) 所撰之歐洲文風之批判史，亦是批判兩字之狹義。〔原注〕此作刊

至一九〇四年。森次巴里教授所用之一批判一附字之界說曰，「批判者，即是从純粹文學觀念，以判決文字之善與不善，及其成敗」（參觀第一景，

第三頁）惟是法國不獨產生如是狹義之孤立批判著作，且有接連之產生。布輪退

耳 (Brunetière) 有言曰：『在其文學歷史中，英國意國之批判家，雖不孤立，亦是

例外，惟有法國有最後三百年間之接連之批判歷史。』予可以直謂批判即是法國

文學之真靈魂。以予個人觀之，則見得自龍沙 (Ronsard) 以至雨果 (V. Hugo)，

則有文學及風尚之革命，此則有批判之發展，以爲之本源及指導。』惟法國有法

國之學院之設，他國則無與之相似之建設，其發起人之特別宗旨，則在乎『對於

一定之規則之力，及視察遵守此項規則之力，能使著作家有絕對之深信。』
〔原注〕

布氏曾說明批判之目的，乃對於文藝加以判斷，分類，及解釋是也。」（見法國「大百科全書」第十三册第四四七頁「批判」

『一條，又布氏著作第十四及第六頁』。讀者又宜注意英文所用之『批判主義』(criticism)與法文之評論(critique)同義，而法文則留批判(criticisme)名詞，以專指康德哲學及其發展。【原註】法國自從庫爭以來，在天主教托馬斯派聖多明我之名詞，著有一普通批判論，一八五四年第一版。孔德則鑄造積極主義名詞，雷諾維則鑄造新批判主義名詞，以分指其各人哲學觀念。是以雷諾維在播傳廣義之新批判主義中，居一重要之位，其所用者，即是廣義之評論，即是以兩門，則有庫爭之折衷派之著名學者，有成效頗著之研究。

其在德國所用之 Kritik (批判) 名詞，則向來不限於狹義，與今日英

國仍然通用之狹義不同。【原註】與英國通常所用者不同，其用此名詞，是用情形論(情形論人之於批判主義之體用，不獨並不後於其他各國，予敢請諸位之有多數判決之資格者為證)，且於他國，有極清晰分明之大進步，此則歐洲之是，而有較高之目的。今日之合宜，並不是討論用字造句之善否，用暗比，美術者作之是否合於普通之邏輯，理，如是之問題，則向以從詩人所撰之事中，尋出及實寫其詩人之心理的，間以題

於統攝此兩大問題之外，研究詩詞之元素，及其特別性質之大問題。確有非波素（Bossuet）之尺度所能易於量度者，或者並不能量度。雖然，喀萊爾所用之評論名詞，仍非用其廣義，如作者在此章中之所用。其在英國，而以其所撰之「批判」，及歌德，及歷史家尼布爾（Nebel）之建設，批判之廣義，早及近今批判家，為尤著。其所用者，即有法國之較此則由亞諾爾特之父所介紹於英文著作中者。在其所撰之「批判」一文，有言曰：「批判者，是批判各支派之知識，要窺見宗教，哲學，歷史，藝術，科學，之本來之實在。是以有能使知性，地位之創造能力，可以得益，之最後趨勢。其趨勢即是建設。是以統之觀念，雖不是絕對之真確，而比於其所取而代之之觀念，則較為真確。即是能使最好之觀念，處於優勝地位。既建設如是之新觀念，不久則能灌輸於社會，觸動真確，即是觸動生機，由是而各處皆有震動，皆有生長。」由此震動及生長，則生文學之創造紀元。（見第六頁）。亞諾爾特又指出最流行於英國之政治偏見，政黨偏見，如何有害於此高級之批判，蓋一批判應以無偏無黨為規則也。（見第十十八頁）。此廣義之評論，皆用以指研究家之有定之態度，以對付毋論何種問題之能以批判處置之者。

是以吾人可以稱德國為廣義評論、及廣義評論法則，及得以自由發展之發祥地，亦猶之乎吾人可以稱法國為新訓詁學，及文學評論之發祥地也。在德國，則於第

十八世紀之末期，發生一種哲學，最有可以稱爲批判哲學之資格，雖經過多次之漂亮嘗試以駕過之，或取而代之，而仍立於不敗之地，成爲幾乎所有一切不受科學或確切法則節制之各種有系統思想之湊聚點。雖在今日之德國著作，不能求得其某種批判支派之本源，然而吾人則有充足之理由，可以在各國著作之中，選定德國之近代著作，發現較多數之較爲賅括之批判方法。惟此批判之精神，雖有其利，亦有其害。〔原註〕凡在第十九世紀在德國受教育者，從外面觀之，似亦是建設的，破壞的，如希臘羅馬之古學考據之大功業是也。另一方面是同情的，似亦是同情的，如司特老司及杜平根學派以來所發表新舊約批判，則是也不一。是以此項學者，或以爲如是剛相反對之趨勢，絕不能奉合在一處，作爲同是批判精神所發現者。作者於考慮過此項可原之非難之後，則不能不自認其所自居之地位，最不能不聲明，作者是從在外的，或國際觀點，以這種德國思想之全體。最有名之德國批判主義之代表，不獨在各種不同之著作中，且有最可注意之別案，在其中則以建設及破壞，同爲一批判手續會其意義，有之重要兩方面，以爲是不證而自明之事。例如策勒之著作是也。策勒者，是極少數在宗教著作及考據著作中，並能發露其絕大批判能力者之一。在其論說彙刊中，有詳盡討論司特老司，對於彼諸家用以研究新舊約批判諸事作

喜之批判主義，與其本人所著之一《希臘哲學》一所用者之分別，則本源則與新舊約之紀載相似，皆不能同在麗日當天之下，而在歷史之黃昏及破曉時間追蹤者。例如荷馬之詩歌等等，及希臘羅馬之歷史之勃起時期，是也。如是則有破裂及不能確定之見解以爲效果。德國著作家之評論英法兩國學者及歷史家之著作，往往稱爲不合科學，不合批判主義。據此事實觀之，如是之評論，最能使英國學者，以爲他們之歷史著作，哲學著作，皆有一種趨勢，如是之趨勢，即是不能見到其所評論之間題之要素，因其有預存之成見，或過事吹毛求疵，而變爲不能喪同情，例如其批判基督教聖經，及高雅詩文藝術之創造是也。如是之見解，可於多數之英國著作中，求得，其證據，如森次巴立教授所指之一。

有多數讀者，至是當要詰問：批判精神旣如是之令哲學家灰心解體矣，而其他方面之科學方法，或確切方法，則旣有其成效，以發生其確定之不疑，及可以自信之處，爲何不以研究自然之方法，而用於哲學耶？有此一問，則一擊而中第十九世紀所發現之諸要點中之一點。因爲在第十九世紀之末期，思想家始忽然醒悟，始知科學方法之有其弱點，有其界限，經過多少辯駁，多少小產之嘗試之後，尙未能有部分之奠定也。自從有研究事物之確切方法以來，其能力及其可以多收效

果之力，皆已爲學者所充分承認矣。於是有人不獨用之於科學，且欲用之於其他各種知識。第十八世紀末期之法國大算學家，在其著作中，即嘗清晰發表如是之意。

「原註」決分學說之用於道德問題，及社會問題之價值，及其廣收效應之處，則有康多塞及拉普拉斯之過於張大其詞。穆勒約翰則有見及於此，則又欲以屬於自然知識界之內。至第十九世紀中葉，在德國則尤爲顯露。

「原註」並不指煩爲流俗所歡迎之貌似哲學所常用之科學名詞，如物質，力，工作能，本體（或實體），等類而言。即使爲科學名家如佛格特（F. G. T.），赫克爾（Haeckel），阿斯特瓦德（Ostwald）所用，亦不在作者所指之列。

德國之旬報，是爲確切哲學而發起，其新興之心理學派，有費希奈爾以爲之倡，有馮特及其門弟子爲其顯名之代表，發起此新派，以反對當時以爲陳舊誤人之玄學方法。作者曾於上半部第十一章討論身心觀時提過。作者在該章中，亦嘗說過，用此新法於有界限之區域內，曾得成效。如是之嘗試，雖屢次有人果於自信，竭力提倡，然而終歸失敗。其理由何在，則並不難知。

作者在本思想史下半部之介紹文中，曾經說及，科學與哲學不同之點，心與物之不同之點，則含有此問題之解說。確切科學之方法，毋論其爲瞻察、量度、或計

算，或此三法之組合，只能用於事物或現象（亦作變象）之在處間有一定之位置，或在處間與時間並有一定之位置者，然後能收成效。以此意義定爲界說，是科學手續之第一條件；假使如是之時間處間，「譯者註」亦作空間，即虛。之規定，其目的不過是一次或數次之觀察及紀載之效果，科學家亦不能作爲滿意也。今日科學家深知其中有無數之主觀潛力，及無數之偶然而來之潛力，皆能轉移影響其中之一次觀察，或能使之不能準確的特性，而隨處加以修正，即在若干純粹算理科學中之邏輯演繹（「譯者註」即外推，亦即引申），亦承認其往往不真確，其尤著者，即在於決分衛及其適用，例如氣體衝動學說是也。「參觀邏爾所著之「氣體衝動學說」。從前在若干時期間，科學家以爲只能有一種流質體圓立體行動之存在，不知後來則有羅科俾新揭露另有一種。科學家又以爲受制於牛頓吸力之下之物體之行動，只能限於割錐，如是者多年，不知後來則有喜爾（G. W. Hill）證明，在行星學說及太陰學說中，並宣處置及於他種之週期軌道之用處（參觀或涅 H. H. Turner 所撰之「近代天文學」，一九〇一年版，第二百五十七等頁）。是以第一件必要作之事，即時以多數之觀察，及多人之合作，以除免主觀錯誤，即謂除免附於每一次觀察及紀載之人差。

讀者可見心界則不同，心界生活諸事，只有本人知之，即以本人而論，又再不能有相同之事之復現，是以舉凡科學事功所必要之多次觀察，多人合作之方法，絕不能用於純粹內省，或用於心界之現象。科學家能預先預備材料，以科學方法而研究之心界之材料，則不能矣。吾人所研究之事物，在大多數中只能用善於逃脫善於改變其意義之字，在小範圍內，暫時規定之而已。假使學者亦效科學家之所爲，從所研究之事物中，除去主觀沾染或人差，則不復能有存在者矣；是如剝果然，剝去其外皮，則無核存在矣。

研究哲學問題，仍有一相等重要之點，學者不由自主，將每件心境的、心靈的、或內省的現象，皆歸納於本人之合為一體或全體，而稱之為心靈，稱之為靈魂，稱之為意識，稱之為精神，或稱以其他名詞；又存一種想念，以為吾人所研究之一件現象，即是某種藏於內幕之實在、主觀、或本人之暫時現象或經驗，如是之想念，必經歷多少為難，然後能解脫也。或有執科學以反駁者，謂研究外界，或自然現象，亦